

大 學 用 書

# 中 國 區 域 地 理

著 者 葛 憐 石  
譯 者 達 亞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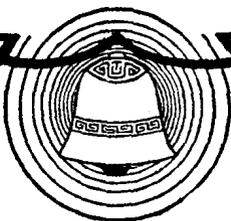
大 學 用 書  
中 國 區 域 地 理

葛 勒 石 著  
亞 達 譯

復旦大學教授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 中國區域地理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全一册 定價國幣九元六角

(精裝本定價另加五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 B. Cressey

譯述者 譚亞達

發行人 吳乘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154)

校整  
：：：：  
麟海

滬·本

3/1

## 譯者序言

這本書原來不是爲翻譯而翻譯的。當一九三六年的秋季，我擔任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的『中國區域地理』這門教課的時候，學生們除在教室抄記講義外，還要我提供些參考的資料，於是便在這門課程開始時，着手將葛勒石氏『中國的地理基礎』(George B.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1934)的十五個地理區域陸續譯出，并付鉛印，以配給他們作課外研讀之用。這譯稿積至一九三七年學年終了時，約得五六萬言。同年夏間，盧溝橋事變發作了，接着不久是北平的失陷，時局這樣急轉直下，迫使我不得不暫時放棄所有書籍物件，就在八月初從北平匆匆動身南歸了。同年十月間，師大等校在『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名稱下在西安復校了，我受約來校繼續講授這門課目，當時正苦於手邊沒有一點教材，幸虧黃紹鳴同學（現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講師）是在事變前暑時回到江蘇的故鄉的，他來西安續學時，把那份鉛印譯稿和筆記都帶來了，就承他把譯稿借給我，數年來我得藉此參考原文，從事增刪修改的工作，後來這譯稿比原先的加添了一倍以上的分量，這便成了現在這本譯書。

CAA78/c4

這本書也是和葛氏指述的他那本原書一樣，經過了一個長久曲折的阻礙到最近才出版的。因為本書成於抗戰期間，印刷的困難和人事的蹉跎，就使出版延宕了許多日子，本書雖完成許久了，可是出版比預期竟遲緩後五六年之久，從表面上看，似乎不免有時代落伍之感吧！然而這却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們至今還沒有冊足供大學參考和研究用的中國地理，從這點着想，葛氏這本譯書，還是有着它的價值和意義的。

近十年來，在中國地理學界，「Cressy」這個名字，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了。他和我們保持着相當親密的關係，也就因為他著了這本「中國的地理基礎」，並以致力中國地理為職志的緣故吧。葛氏這著作，在我國大學乃至歐美大學的中國地理教學上，都被視作一冊珍貴的參考用書，這樣，在國際學術界已風靡了並影響了整整十年了。祇因我們一直沒有漢譯，國內讀書界還沒有普遍的研讀和認識，現在這譯本的刊行，也許多少可以彌補這個缺憾。

關於葛氏著書的內容和特點，我在這裏不想多所指陳，因為這原是學術界日常親近的書籍，自出版後，就有許多專家給批評和介紹過了，現在原文擺在面前，更不用我來重複贅說。不過我個人感到的，就是我們讀了葛氏的著作，總覺得它包藏着一種「樸實率真」的氣氛和精神，這氣氛和精神，看來很平凡，很淡泊，並容易被我們忽略；而其實這種「平淡」「樸素」也就正是它的偉大的地方。近代地理與一般科學相同，在研究上，需要一種「質樸真誠」的精神，關於中國地理的研究，要避免並終止我們從來容易陷溺的那些不切實在的似

是而非的記載和浮華誇大性的文辭語句，——這些的確是我們容易走入的歧途。我們要說的是「老實話」，要抱着「實事求是」的方針來治理中國地理，能夠這樣，便合乎科學法則了。我們不敢說葛氏的觀察百分之百都是對的，可是他的態度和方法，確實是值得我們效法與借鏡的。

其次，我想就便略談談中國地理這個問題。近年來，我常常覺得我們需要一部高級的中國地理，但同時又感到這創造工作實在太艱難沉重了。我們不必掩飾，這是一件很慚愧的事，直到今日，科學的中國地理，還是不得不數一數過去幾個外國人的著作，如 Little, Archibald:—The Far East, Oxford, 1905; Richard, L.:—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Chinese Empire, 1908; Schmitthenner, Heinrich:—Chinesische Landschaften und Städte, 1925; Sion, Jules:—Asie des Moussons Part I Chine-Japan, Géographie Univers. Ile, 1928; Buxton, L. H. D.:—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Oxford, 1929 等便是。當然，現在又要添加葛氏這本書了。(F. von Richthofen 等人的著作尚不算入。)

但是，我們僅靠外人的著作，是不夠的。它只能形成研究的一面，另外的一面，還得依賴我們自己開拓、發現。我們要學習外人的精神來解釋我們自己的國家，把自己住着的土地認識清楚，這是我們不可逃避的職責與義務。

一部理想的中國地理，是應由中國人自己來建立的。

關於本書的譯述，我曾獲得許多位學友的鼓勵和匡助。就中譯者應鄭重銘記的，如果沒有黃紹鳴君給我底稿，則本書畢竟是無法完成的。——我的書物還都被留在北平，至今沒有得着第二份鉛印底稿。所以我應首先對黃君申述衷心的謝意，其次是要感謝黃國璋教授，他介紹過我和著者通訊和晤面，他對於譯稿也有過許多有益的商討和指正，他并憊慮我根據我自己的講義來編寫一本中國地理，可是我至今還沒有達成他這個殷切的期望，這只有使我感到非常愧怍了！本書中所有插圖和表格，都是國立復旦大學史地系助教周濤桂女士替我製繪的，爲了製作這些圖表，她費了很多的工夫和心力，譯者要這裏表示深厚的謝忱。本書承陳民耿先生送交正中書局印行，在印刷期間，承吳俊升先生惠予種種便利，譯者同樣要向吳陳先生致謝。

末了要附帶介紹的，本書所缺譯的原書前六章在譯名『中國的地理基礎』下，由中央設計局區域計畫組辭貽源君完全譯出（上海開明書局版）。辭君爲一青年前進的地理學者，譯文流暢正確，希望讀者能一併閱讀，庶可獲悉葛氏著作的全豹。因爲我這譯本，本來是限於十五個區域，總論部分，祇有臨時編入的很簡略的兩章而已。

譯者譚亞達一九四六年暮春在重慶

## 著者序言

——原著者葛勒石氏特爲本書中文譯本撰述——

這本書有一個長而有趣的歷史。在一九二五年爲滬江大學的學生，我寫了一冊簡短的刊物，嗣後逐年增補材料，直至作成一種叫做中國地理（*The Geography of China*）的著書，當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付印之際，已排之版却被燬於一九三二年的砲火。於是這書經過再度組織，於一九三四年由McGraw Hill Book Co.在紐約與倫敦刊印，名叫中國之地理基礎（*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在英文本第三版之後，於一九三九年有一種法文版本在中國人文經濟地理（*Geographie Humaine et Economique de la China*）的名稱下在巴黎出現。我現在很特別感謝謙亞達教授，承他將本書譯成中文，在我離開的時候，交給商務印書館印行（譯者註：現改由正中書局印行）。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許多學生對於他們的國家更加理解我自己。的志趣現已擴大到亞洲大陸的全部，期待能發表一部亞洲地理的著作。（譯者按：葛氏此志現告實現。其書名亞洲之土地與人民——全球陸地三分之一，人民三分之二的地理研究。一九四四年紐約版。（*George B. Cre-*

essay: *Asia's Land and Peoples, A Geography of One Third the Earth and Two-thirds Its People*,  
Mc Graw Hill Book Co New York, 1944)

歷史與地理是研究人類及其活動的兩大科目，前者是從時間上來研究人事現象的，後者則是透過空間研究同樣問題的分佈的。我們可把社會科學分作三個基本部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叫做社會學（*sociology*），企求獲得生活的人的活動叫做經濟學（*economics*），關於管理的問題則叫作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歷史對於這一切概要加以處理，加以綜和，並給予一個新的相互關係，以適用於某一時代。

地理則治理特定區域內關於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事實綜合的相互關係。人類非常密接土地而生活着，而我們之能洞悉二者之一，亦祇有考定二者之一是屬於整個的一部分。因為地理是處理地球表面，所以它是一種自然科學，同樣是一種社會科學。一個地域的了解，包括着地質、氣候、植物與農業。真實地記述一省或一縣的地理，我們必須明瞭這一切事物的關係。

地理要求解答兩個主要的疑問：第一個是「那種東西在那裏有多少？」（*How much of what is where?*）如人民的數目與種類或降雨，耕地的數量與分佈等屬之。惟其分量（*quantities*）是能計算的，所以地理的這個觀點就成一種科學了。另一個疑問是「為甚麼他們是在那裏做他們所做的？」（*Why do people do what they do where they do it?*）這是處理相互關係，惟其這些是生活的品質（*qualities*），地理也是一種藝

術了。事實是根本的，但要使之成爲有意義的，便要舉出數式來。

我有一位教師曾經告訴我說，地理學者有着三個需要：第一個是旅行，第二個是旅行，第三個是旅行。這是人們想要懂得如何觀察和測算一個真理。我們想要瞭解地球，則野外作業是必不可少的。每一班人都要消磨一些時間在野外，不僅僅看着，還要搜集材料記入地圖上。這張地圖若是包括城市，就要表示商業區域的位置，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住宅區域，重要的街道，以及人口的分佈與地文環境。或者這可以是一張鄉村的地圖，那就要表示土地利用的典型、土地型與地形、道路與房屋型。這個基圖（base map）如不合於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則須另製一幅，一切這種地圖都顯示着相互的關係。

在中國地理上最大的需要，乃是選取許多類型的地區（typical localities）來作詳細精密的研究，其範圍爲一縣區，或較此更小的區域。這等地域的研究，應包括許多自然因素，如土地的傾斜、詳細的氣候、原始植物、土壤侵蝕問題、與地下資源等等。在人文方面，一定要作人口分佈、土地利用、各季作物與交通等類的地圖。最初的土地圖示，等於一張記貨的清單。當我們做了精細的研究，我們就能更明白中國的問題及其可能性。地理學的貢獻對於創造一個更巨大的中國是不易爲力的，但它提供了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向前察看吧，去探索并去發現吧。

葛勒石在紐約州錫拉庫斯大學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二日

## 原序

中國正在歷經着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空前變革過程中。以孤立和傳統因襲為特徵的這個巨大的國家，到現在急速地再調整它的生命而形成了國際的一員。地理不能解決這些變化所顯示的許多問題，但它却指明扮演戲劇的所在的一些環境。在中國，人民生活和自然這樣密切，在人類事物的理解上，地理的認識是根本需要的。

雖則廣汎的文獻記入在本書參考書目錄中，對於人口、農業、資源和各地域的潛藏力的真實性，我們所知還是很少很少，在適當治理研討之前，這情勢將要繼續若干年月。小區域的評論性地理的野外研究，幾乎完全沒有。一幅適當的中國地景的形相，應包括一種環境因素的分析、一種文化型及其分佈的研究和一種歷史連續性的認識。爲着缺乏這些緊要的地域的研究，一部分一部分的支持的概念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各種努力都要去利用一切有效的資料。

本書是由於十年間旅行和搜查而成長起來的。野外工作開始於一九二三年，那時候著者以滬江大學的

一個地質學者的身分，經由戈壁而入中國。嗣後六年間走了三萬哩的路程，在二十八省區中除雲南、四川、西康、福建等省，即十五個地理區域中除紅色盆地與西南高原外，視察了許多地方。曾經有過無數周折變化伴連着這種工作。多少次匪盜的遭遇和內戰紛亂了野外的研究，腹地的旅行也引起了不少的困難。

隨着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上海刊行的三次初步複寫版之後，於一九二八年開始本書的著述。本書原是在中國地理（The Geography of China）名稱下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無數次的延宕阻撓了排版工作，而本書在行將問世之際，商務的排版却因一九三二年初日本侵攻上海而告毀滅。這樣就使所有地圖和照片都化為烏有了。現在這本書是再度編組并完全重寫的。

中國的地理基礎是想對歐美人和中國人自身之理解中國有所貢獻。如果本書銘記著者對中國的真摯友誼是歸於失敗了的話，那就是因為他的志願在於描寫最好的和平凡的兩方面，以及強調圍繞中國人民生活的環境的限制的重要所致。

實際上，本書得力於他人工作的成就就很多。若要一一舉示資料的出處和淵源，乃是全然不可能的。參考書目錄所載的每一種著作，幾乎都可在本書中發現一些反應。我尤其受了印刷家和著作家的惠賜，他們容許我使用版權所有的材料，同樣也受了為我而供給照片的人們的賜惠。

許多觀念的由來，要根源於滬江大學時代的討論。在襄助製作圖表的許多學生中，應特別表彰涂長望及

Hou Yuh-hwa, Feng Shao-tang, Ma Ren-chwen 諸氏我又要向着許多被忘記了姓名而沒有被忘記協助的農人、學者和旅行伴侶表示非常的謝忱。中國地質調查所，尤其翁文灝博士給予我以真正的助力。其他權威要在這裏列舉的，有 H. Gherzi 神甫，竺可楨博士和 Boris P. Fogashev 氏。沒有一個人供給我以明瞭農業和地方狀況能像金陵大學卜凱博士 (J. Lossing Buck) 和前任美國駐華專員 Paul O. Nihus 氏那樣的多。大型地形描圖和書頁中有些地圖是錫拉庫斯大學 Vincent Throop 氏所繪製的。

承滬江大學和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 Society 的厚惠，在他們委托下，我能精勤地從事作業。爲着本書的刊行，太平洋協會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和社會科學調查所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都有很大的勞績。靠了 China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的推薦，於一九二九年承調查所撥給一宗優裕的補助金，若干圖表的完成是從 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取用一種資金。印刷費則賴於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und of the Institute 的捐助。

最後要向 Marion Chatfield Cressey 表示我的感謝，對於本書有益的批評和組織，她費了長久時間和心力，經過她的提議，決定了資料的採擇或披露。

著者錫拉庫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